

02571

昆剧表演一得

第一集

徐凌云演述

管际安 陆兼之记录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內容提要

昆剧是現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的优美的表演艺术，曾对各兄弟剧种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但这方面异常丰富的遗产，过去一直没有利用文字形式加以记录整理。徐凌云先生是著名的业余昆剧表演家，本書就是根据徐先生在长期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經驗和心得整理而成，作为用文字记录昆剧表演艺术的尝试。全書共分三集。

第一集包括寄子、議劍、献劍、小宴、姊妹、梳妆、跪池、見娘八个常演剧目。每一出戏，除了介绍剧情、分析主题思想以外，詳細记录了主要角色的全部表情身段动作，指出唱念表演上的注意点和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精神活动。可供戏曲艺术研究者、专业演员及昆剧爱好者参考之用。

昆剧表演一得

·第一集·

著者：徐凌云
整理者：管际安、陆兼之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武定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94号

上海勞動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开本：650×1156 纸 1/32 印刷：41/8 拍页：3 字数：83,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31日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075·0768

定价：（九）0.54元



一九五六年在苏州拙政园与周璇璋(左一)、俞振飞(右二)、吴白匋(右一)同志合影



“儿吓，事已如此，也
不必悲伤！”



“人何处，夢空歸。”

《连环记：議劍》

飾演曹操



“諸！”



“好劍！”

《连环记·献剑》

饰演曹操



“听拜稟，恩相前。”



“温侯得罪了！”

与俞振飞先生合演
《连环记·小宴》
饰演王允



“洞天深处同欢笑。”

“来不及！”





《天下乐：嫁妹》 饰演鍾馗

上驴的身段



与俞振飞先生合演《荆钗记：见娘》

饰演王母

“把就里分明就破，免孩儿疑虑生。”

序

在中国丰富的戏剧艺术中，昆曲是一个具有四百年历史，综合了中国古典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的最古老的剧种。

明朝嘉靖年间，江苏昆山人魏良辅对各种流行民间的戏剧唱腔、民间小调和歌谣，作了细致的研究，经过许多音乐曲师、歌唱家的帮助和加工提炼，逐步形成了一种清丽动人的曲调，配上了优美的舞蹈动作，在舞台上表演戏剧故事，发展成为一种别具风格的戏曲。因为它起源于昆山，故被称为“昆曲”。

十六世纪时代，昆曲在艺术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体系的全国性剧种。虽然到后来它曾被统治阶级掠夺过去，成为他们穷奢极侈生活中的消遣品，把它的唱词、语言弄得非常深奥难懂，以致脱离群众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在曲牌、音乐，特别是表演艺术上对其他剧种的影响是很大的。每流传到一个地方，便和当地的语言、生活相结合，演变为昆曲的各种流派，如湖南一带的湘昆，四川一带的川昆，北京一带的京昆，都是这样形成的。其次象安徽的徽调，浙江的婺剧，广东的粤剧，福建的梨园戏，受昆曲的影响都很大。京剧就更不用说了，有许多曲牌和舞蹈动作都是从昆曲中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的。所以昆曲虽然发源于江苏地区，但其影响所及，实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昆曲的特点之一，是舞蹈动作丰富而优美，人们常用“载歌载舞”来形容它，可见舞蹈在昆曲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对于人物角色，昆曲有很细致的分工，最初就有生、末、外、旦、贴、净、丑七类之分，后来更把每一类角色分为若干种，如“生”行中又分为老生、武生、小生，小生中又分为官生、巾生、雉尾生、穷生等。其表演方法是按人物角色的不同而各有完整的一套。一个昆曲演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从腰腿、眼神、手法、身段以及动作与锣鼓点子的密切结合上，熟练而准确地掌握一种角色的表演艺术，“隔行如隔山”，要精通各种“行当”的表演艺术是很不容易的。

徐凌云先生自幼爱好昆曲，并经许多前辈艺人传授过他们的“拿手好戏”，从十八岁起就登台演唱，直到去冬七十三岁时还演过《见娘》中的王母，有五十多年的舞台经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一身兼擅各类角色的戏，生、旦、净、末、丑，他都演过，可以称得上“博学多能”了。本書所載的八出戏，除《議劍》《獻劍》他学过但未演出过外，其余六出戏中，他演过《寄子》中的伍员（外）、鮑牧（末）；《小宴》中的吕布（雉尾生）、王允（老生）；《嫁妹》中的鍾馗（净）；《梳妆》《跪池》中的陈慥（巾生）、苏东坡（外）；《见娘》中的王母（老旦）。由此就可以看出他的“戏路”是多么宽了。

这几出戏，在表演上各有特色：伍员这一角色，官衣鸞带，从装扮上看是个文官模样，但动作却是“山膀”“云手”“起腿”等，具有武将气概，而又不失相国风度，这与一般戏中的“文外”完全不同。吕布要表现出有勇无谋、驕气十足的样子，但又不是一般的赳赳武夫，要勇猛中带有儒雅气。王允的表演既要刻划他的深謀远虑、机警狡詐，但又不能过分外露，全仗眼神来表现。鍾馗面貌丑陋，心地善良，从大动作的舞蹈中要表现出刚直而又嫋媚的神情。陈慥的表演要文雅中带些顽童之气。苏东坡虽系文官，但不宜演得过分端庄，要有风趣。王母，见儿思媳，悲痛欲绝，但

又不敢露形，表現在眼光上的躲躲閃閃，語言間的吞吞吐吐，面部表情上的蘊藏含蓄。以上這些表演特点，都是我們學習傳統最應該注意的地方。

昆曲的历史悠久，表演艺术上有高度成就，已如上述。但过去缺乏系統的文字記錄，实为憾事。本書的出版，对于戏曲表演艺术理論研究，专业演員自習進修，都有不少帮助。

以上所談，不过是就戏論戏，而且是仅从表演角度而論。至于戏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伍員、王允等在戏曲舞台上一向都是以正面人物出現的，若从历史观点看來，那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周璣璋一九五九年四月

寄子

明人梁伯龙根据“吳越春秋”故事，改編为《浣紗記》傳奇，从范蠡、西施二人初次会面的《游春》开场，以二人終成眷属的《泛湖》结束；但內容的重点，还是关于吳越两国的兴廢。这部傳奇，排場相当热闹，又是首先用魏良輔新創的水磨調，奠定了昆腔的基础，在当时演唱极盛。直到現在，还有《游春》《越春》《回营》《养馬》《打圍》《寄子》《拜施分紗》《进美》《采蓮》九出戏，为昆剧家不时演出。尤其《寄子》这出戏，最为动人。虽然場子简单，只有一幕戏，但是自始至終，完全在悲壯的气氛籠罩之中。它的情节是：伍員因夫差驕狂自大，不思防越，反欲伐齐，預料吳国必有復亡之日，决心以死相諫。为了保存伍氏宗嗣，乘使齐之便，把爱子托付給齐大夫鮑牧。

在将近六十年以前，我曾見“文全福”昆班（当时演昆戏的“全福”班，分文武两班，文全福专演文場戏，武全福和绍兴武班合作，专演武場戏）演出这出戏。扮演伍員的，为名老外吳庆寿，那时已是齿落发白的老艺人了。后来其子吳义生（又名炳祥）也擅长此剧。他們父子二人的表演，都是以朴实大方为主，那些指手划脚，带点花俏的小身段，完全不用。这与伍員的身份，是很合适的。与他們父子合作演出、扮演伍子的，記得都是施桂林（施傳鎮之父）。因为他身材矮小，扮演这一角色比較相宜。

我在这出戏里，曾几次配演鮑牧，后来也串过伍員。但給我

印象最好、最深的不是伍員、鮑牧，而是周鳳林扮演的伍子。他演这出戏，在面容表情、身段动作、和哭的姿态上，都有极其精到之处，确可称为杰作。他和业余昆剧家程藕卿合作演出，我曾多次欣赏。后来他为我的长子和昌踏这伍子角色，又经仔细观摩。回首前尘，虽然相隔近五十年，当时的情景，还是如在目前。

伍子这一角色，既是个武装佩剑的将门之子，又是个天真烂漫、依依膝下的小孩儿，而家门又属于贴旦应行，所以表演方面比较复杂。正因为此，这一角色的表演就值得琢磨和分析了。

此剧开始，伍員首先登场。他是老外角色，戴白满，服装是：大帽、面牌（即帽前竖起的一支绒球）、姜黄扎领（后垂至大腿弯）、秋香官衣、衬褶、鸞带、佩剑、彩褲、厚底烏靴。

伍員所戴的这顶大帽，比较别致，像个圆顶的铜盆帽，纯黑色。昆剧中除此剧外，只有《琵琶记》的《大小骗》中，大骗也戴这帽，但不用面牌。京戏班里向来不备，但亦偶尔一见。记得往年崔灵芝扮演《忠义烈》（即《周仁献嫂》的全本），董长清扮严仆，在拜堂时戴这帽。刘斌昆扮《甘露寺》中的乔福，也曾戴过。这种大帽，在古衣冠中，确是有的，上海邑庙点春堂里藏有明初人秦裕伯的画像，也戴这帽，想是古代的一种便帽。伍員在仆仆风尘中戴这种帽子，还是合适的。

伍員嗽上，至九龙口，整冠，理须，抖袖，开唱“意难忘”引子：

岁月驱驰（右手反掌推须，左手撩须，右手拉开向上一拦，目光远注，左右顾盼），叹（抖右袖）终身（左手按剑，右手虚搭剑）未了（上步），志转隳颓（走至台中）。丹心（虚按胸，退后半步）空报主（踏前向上拱手）。咳（长叹一声，头微摇。按此处一般均作“咳嘿嘿”

嘿”的哭泣声，还要以袖障面。我認為太过分，这里只消长叹一声就够了！白首（双手托須一看）坐抛儿（摊右手，向伍子一看）。

伍子在伍員唱“丹心空报主”句时，就上場了。貼旦角色，服装是：孩儿帽、多子头（即小紫金冠）、面牌、三角領、箭衣、白扣袖、鸞带、佩劍、彩褲、烏靴（現通行用快靴）。昆剧中貼旦扮演童子的例子很多，如：《邯鄲夢》的番儿，《儿孙福》的徐利、徐貞，《双冠誥》的馮雄，《寻亲記》的周瑞隆等均是。原因是早年昆班角色不够支配，而貼旦既然常扮丫环等未成年女子，講究天真活潑，所以有时也扮演童子了，好在童音男女相近，比較适合。《浣紗記》原剧本里，貼旦扮勾踐夫人，舞台演出改用老旦，貼旦沒有主要的戏，因此就扮伍子。

旧时伍子上場，两手交換整袖口，隨整隨行。周鳳林改为左手搭劍，右手撩鸞带，起脚跨步上場，比較鋒芒。走至近上場角，适聞伍員一声长叹，左手虛掩，右手向外一摊，作惊疑状。等伍員唱完“白首坐抛儿”，迅即回身，小騰步上前，篤左脚①，喚“爹爹（低头拜揖）！”接唱：

前路去（右手騎兩指向右角指出，右脚隨指跨出，身微蹲）竟投誰（收右脚轉向左角，摊双手，右高左低）？

伍員本在捋須望儿，此时踏前喚：

儿吓（拍伍子肩）！咫尺到东齐（騎兩指向左橫指，掌向上）。
伍子接唱：

望故乡云山万叠（右手穿袖，云手，起右脚，随手右轉身向上
揚門，高張右手作远望势），目断（两手交換搓，两足同时交換后弯，

① 篤脚，是昆剧小生常用的身段之一。微伸一脚，脚跟着地，脚尖向上斜出。
其他角色，亦偶尔用之。

作后退势，身随势左右晃动)葱幃(脚分开，俯首，双手向上场门按目)。

伍子唱毕，场上打“归位”，伍子右转身走至伍员前，唤声“爹爹(拱手)”，伍员摊手说：“罢了。”接念“庆春宫”韵白。伍子：“云接平崗(双手高掠分开)，山圍曠野(后退一步，接剑远望)，路邇(右手自左至右，平按三次)渐入齐城(右二指向外指出)。”伍员：“衰柳啼鴉(右手自下而上，掠目望前)，惊风(拂右袖)驅雁(左手按剑柄，右手搭剑梢，仰望)，动人一片(看伍子，身转左侧，右袖略作遮掩)秋声(皱眉，略作悲声)。”伍子：“倦途(上前一步搓手)休駕(后退缩手，左前后后)，淡烟里微茫見星(仰望，右手高掠)。”伍员：“家乡何处(远望)？死別生离(拂袖顿足)，說甚恩情(后退半步，摊手摇头，‘恩情’念得深长)！”

到此为止，伍员、伍子的情绪是不同的。伍员早已打定主意，决心要把爱子抛撇在外，眼前就要父子分离，天各一方，也許永无见面之日，所以不免悲从中来。但是伍子呢，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甚至起初连此行目的地在哪里都不清楚，不过看到伍员老是发愁，有点诧异而已。因此，在“意难忘”引子和“庆春宫”韵白里，二人的词句完全不一致，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辨别。念白时，伍员的声口，要沉重，要凄凉，而伍子却不需要这些的。

伍员接念：“儿吓，我和你自离家乡，将及一月，不覺已到东齐了(两指向左侧指，目光随指一瞥)。”伍子：“但愿爹爹，早完王事(上前半步，拱手)，火速同归(向上场门指出)，免得母亲(拱手)在家(双穿袖后退半步)懸望(左手搭剑柄，右手搭剑梢，点右足，身微仰，凝望)。”伍员：“咳嘿嘿嘿(转身右袖遮障)。”伍员准备说破情由，因此忍不住放悲声了。伍子闻得，面上顿现惊疑之色，上前问：“爹爹，为何一路之上(平撫)，只是愁悶(摊双手，右低左高)？”伍员：“儿吓！我有句话(反右掌超须)，一向要对你说(上前半步)，因你年

幼(拍伍子肩)，不曾說得(后退半步，搖双手，右前左后)。”伍子：“爹爹，但說何妨(摊右手)。”伍員：“我亏吳之先王(左手两指夾住右袖，上前高拱，要拱得滿而圓，拱毕即退)，雪你公公深冤(抱拳拱手齐眉)，国家大恩(連水袖向左侧高拱)，未曾报得(退后摊手)。不料主公(平拱。这里一連拱手四次，換四个式样，免得重复)近听伯嚭之言(瞪目瞬指指出)，反放越王归国(左侧跨一步；摊手指左)。前日又信子胥游說(一指点口)，欲北伐齐(右手自内指出)，命我来請战期(右折袖，起腿上前跨一步)。我想吳兵一出(三接手向前一步)，則越乘虛直入吳地(三接手后退一步，身微侧)。我今回去(双手托須)，誓当死諫(咬牙点头作坚决状)，以报国恩(高拱手)。只是与你同死(上前拍伍子肩)，甚是无益(后退三步摊手)。我有个結义兄弟，名喚鮑叔(平拱)，今带你来(上前点伍子)，寄与他家(侧指)，以存伍氏一脉(一指向上。場上‘龙，扎，勾勾勾’起喚板)。阿呀儿吓(后退，鑼一記)！自今以后(上前)，你(点伍子)干你的事(接手后退)，我(走上台口，双手托須)干我的事(接手后退)，再、再、再也不要来(后退三步，双手交換前后搖手三次，先左前右后)想念我了(拈指頓足，悲声)。嗰嚦嗰嚦(双手托須掩泪)！”

伍子在伍員念白中，神情要有几次变换。先是注意倾听，繼而有点吃惊，乃至自惊而駭，最后轉为悲戚。在伍員面对他时，亦应面对伍員。伍員轉向台口时，亦應轉向台口，以摊手等手势示意。伍員悲声将毕，場上“勾勾勾”，伍子隨即接念：“吓(后退，右两指搭太阳穴，俯首)！我只道爹爹(上前拱手)路上冷靜，带孩儿(拍腰)为伴，不想有这等事(摊手)！阿呀，兀的不痛杀我也(右脚踏前，橫成一字，左脚踮起用力，右脚心着地磨轉，身軀繞一圆圈，面仍对外，哭声，身向后仰)！”伍員迅即上前，右折袖，托住伍子頸部。場上打“长尖”，伍員在“长尖”中念：“阿呀我儿醒来，我儿苏醒。”

“长尖”打住，伍子立定，悲啼，伍員后退下場角：“儿吓！事已如此，也不必悲伤（摇头），且遵行前去（起腿跨前一步，两指指出）。”伍子立上場角，双拳背交換拭泪。

伍子的一个轉身繞一圓圈，要轉得圓而且快。这里头关键全在右脚踏前时要摆得准确，必須橫成一字，才可以一步就繞个大圈。否则必須分作两步，那就慢了，而且繞得也不会圓。我們在舞台上，往往看到年輕力壯、身手矫健的演員，轉起身来，反沒有年事較高、体力較弱的老艺人來得便捷，相差就在右脚踏前时一个步子上。

此时伍員在下場角，伍子在上場角，开始唱主曲“胜如花”第一支。伍員唱：

清秋路（伍員掠袍角塞鸞帶內，掠鸞帶右轉身。伍子一般都以箭衣右角塞鸞帶內，掠鸞帶左轉身。周鳳林只整双袖，不塞衣角，这与“胜如花”第二支中的身段有关，后面再提），黃叶飞（伍員拂双袖凝望，伍子按劍而望，二人視綫相同）。

同唱：

为甚登山涉水（伍員自下場角退至下場門，从左起右落花②，篤右脚。伍子仍在上場角，与伍員斜对，从右起左落花，篤左脚）？

伍子唱：

只因他义属君臣（二人各双手按劍，起脚跨出三大步，每跨一步，对視一次。伍員走向上場門，伍子走向下場角。各外繞轉身，伍員右轉，伍子左轉。轉身后，伍子左脚踏出，伸指，收脚，拱手。伍員將

② 双手上下伸出，在身侧高举，双腕转动，自上而下，如花片飘落之状。手举左侧为左落花，右为右落花。另有双手并举向前，转腕而下者，为双落花，系旦角所用。他角用时，双手左右分开落下，不转腕。